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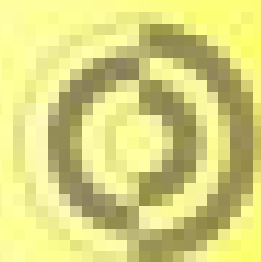
朱子語類

〔宋〕黎靖德編



理學叢書

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朱子語類

卷一百一十五

理學叢書

朱子語類

第五冊

〔宋〕黎靖德編
王星賢點校

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七

易三

綱領下

三聖易

上古之易，方是「利用厚生」，周易始有「正德」意，如「利貞」，是教人利於貞正，「貞吉」，是教人貞正則吉。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。閔祖。道夫錄云：「利貞」「貞吉」，文王說底，方是教人「隨時變易以從道」。

乾之「元亨利貞」，本是謂筮得此卦，則大亨而利於守正，而象辭文言皆以爲四德。某常疑如此等類，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。至如坤之「利牝馬之貞」，則發得不甚相似矣。道夫。

伏羲自是伏羲易，文王自是文王易，孔子自是孔子易。伏羲分卦，乾南坤北。文王卦又不同。故曰：周易「元亨利貞」，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，孔子方解作四德。易只是尚占之書。德明。

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，文王卦做一樣看，文王周公說底象做一樣看，孔子說底做一樣看。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。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，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。「畫前有易」，真箇是恁地。這箇卦是畫不迭底，那許多都在這裏了，不是畫了一畫，又旋思量一畫。才一畫時，畫畫都

具。淵。壯祖錄云：「須將伏羲畫卦，文王重卦，周公爻辭，孔子繫辭及程氏傳各自看，不要相亂感，無牴牾處也。」

問易。曰：「聖人作易之初，蓋是仰觀俯察，見得盈乎天地之間，無非一陰一陽之理；有是理，則有是象；有是象，則其數便自在這裏，非特河圖洛書爲然。蓋所謂數者，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，得陽必奇，得陰必偶，凡物皆然，而圖、書爲特巧而著耳。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，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，畫一偶以象陰而已。但纔有兩，則便有四；纔有四，則便有八；又從而再倍之，便是十六。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，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。卦畫既立，便有吉凶在裏。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，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，長者便爲主，消者便爲客；事則有當否之或異，當者便爲善，否者便爲惡。卽其主客善惡之辨，而吉凶見矣，故曰：『八卦定吉凶。』吉凶既決定而不差，則以之立事，而大業自此生矣。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，而以開天下之愚，以定天下之志，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。但自伏羲而上，但有此六畫，而未有文字可傳，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，故曰：『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。』蓋是卦之未畫也，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；及其既畫也，一卦自有一卦之象，象謂有箇形似也，故聖人卽其象而命之名。以爻之進退而言，則如剝復之類；以其形之肖似而言，則如鼎井之類，此是伏羲卽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。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象辭，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，而吉凶之象益著矣。大率天下之道，只是善惡而已，但所居之位不同，所處之時既異，而其幾甚微。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，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，使人居則觀象玩辭，動則觀變玩占，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，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。其所言雖不同，其辭雖不可盡見，然皆太卜之官掌之，以爲占筮之用。有所謂

『繇辭』者，左氏所載，尤可見古人用易處。蓋其所謂『象』者，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，以形容此事之理，使人知所取舍而已。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，雖自略而詳，所謂占筮之用則一。蓋卽那占筮之中，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，便在那裏了。故其法若粗淺，而隨人賢愚，皆得其用。蓋文王雖是有定象，有定辭，皆是虛說此箇地頭，合是如此處置，初不黏着物上。故一卦一爻，足以包無窮之事，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。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，如『利建侯』，『利用祭祀』之類，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。此所以見易之爲用，無所不該，無所不徧，但看人如何用之耳。到得夫子，方始純以理言，雖未必是義文本意，而事上說理，亦是如此，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。』又曰：『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。易以占筮作，許多理便也在裏，但是未便說到這處。如楚辭以神爲君，以祀之者爲臣，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。固是說君臣，林錄云：『但假托事神而說。』但是先且爲他說事神，然後及他事君，意趣始得。今人解說，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，也不喚做不是他意。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，方可及這裏，方得本末周備。易便是如此。今人心性徧急，更不待先說他本意，便將道理來衰說了。易如一箇鏡相似，看甚物來，都能照得。如所謂『潛龍』，只是有箇潛龍之象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看甚人來，都使得。孔子說作『龍德而隱』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。然會看底，雖孔子說也活，也無不通；不會看底，雖文王周公說底，也死了。須知得他是假託說，是包含說。假託，謂不惹着那事；包含，是說箇影象在這裏，無所不包。』又曰：『卦雖八，而數須是十。八是陰陽數，十是五行數。一陰一陽，便是二；以二乘二，便是四；以四乘四，便是八。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，蓋是一箇便包兩箇，如木，便包甲乙；火，便包丙丁；土，便包戊

己金，便包庚辛；水，便包壬癸，所以爲十。彖辭，文王作爻辭，周公作，是先儒從來恁地說，且得依他。謂爻辭爲周公者，蓋其中有說文王，不應是文王自說也。〔賀孫〕

孔子之易，非文王之易；文王之易，非伏羲之易；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。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，先讀本爻，則自見本旨矣。〔方子〕

長孺問：「乾健坤順，如何得有過不及？」曰：「乾坤者，一氣運於無心，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聖人有心以爲之主，故無過不及之失。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，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。」〔賀孫〕

邵子易

康節易數出於希夷。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，又與他數合，所以自樂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。〔謂魏伯陽參同契。〕魏，東漢人。〔德明〕

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，猶見其儼然危坐。蓋其心地虛明，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。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爲準，四分爲八，八分爲十六，只管推之無窮。有太陽、太陰、少陽、少陰、太剛、太柔、少剛、少柔。今人推他數不行，所以無他胸中。〔德明〕

康節也則是一生二，二生四，四生八。〔淵〕

康節只說六卦：乾、坤、坎、離，四卦。震、巽、艮、兌。又說八卦：乾、坤、坎、離、大過、頤、中孚、小過。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。〔人傑〕

聖人說數說得疏，到康節，說得密了。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。他卻做陰、陽、太、少、乾之四象；剛、柔、太、少、坤之四象，又是那八卦。他說這易，將那「元亨利貞」全靠着那數。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，說得太密了。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，「大衍之數」卻是用以揲著底。康節盡歸之數，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。若是聖人用數，不過如「大衍之數」便是。他須要先揲著以求那數，起那卦，數是恁地起，卦是恁地求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，便道某年某月某日，當有某事。聖人決不恁地！此條有誤，詳之。淵。

「聖人說數，說得簡略高遠疏闊。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：天一地二，是自然底數也；『大衍之數』，是揲著之數也，惟此二者而已。康節卻盡歸之數，竊恐聖人必不爲也。」因言：「或指一樹問康節曰：『此樹有數可推否？』康節曰：『亦可推也，但須待其動爾。』頃之，一葉落，便從此推去，此樹甚年生，甚年當死。凡起數，靜則推不得，須動方推得起。」方子。高錄略。

程子易傳

有人云：「草草看過易傳一遍，後當詳讀。」曰：「不可。此便是計功謀利之心！若劈頭子細看，雖未知後面凡例，而前看工夫亦不落他處。」方子。

已前解易，多只說象數。自程門以後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。囑。

伊川晚年所見甚實，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。今觀易傳可見，何嘗有一句不着實！大雅。

伯恭謂：「易傳理到語精，平易的當，立言無毫髮遺恨！」此乃名言。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，自是牽強處多。一本云：「不能得如此自然。」闕祖。

「易傳明白，無難看。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，若作易看，即無意味。唯將來作事看，即句句字字有用處。」問胡文定春秋。曰：「他所說盡是正理，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？今皆見不得。所以某於春秋不敢措一辭，正謂不敢臆度爾。」遺夫。

易傳，須先讀他書，理會得義理了，方有箇入路，見其精密處。蓋其所言義理極妙，初學者未曾使着，不識其味，都無啓發。如遺書之類，人看着卻有啓發處。非是易傳不好，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。須是已知義理者，得此便可磨礪入細。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，乃磨礪工夫。簡。

易傳難看，其用意精密，道理平正，更無抑揚。若能看得有味，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。蓋易中說理，是豫先說下未曾有底事，故乍看甚難。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，讀著便令人識蹊徑。詩又能興起人意思，皆易看。如謝顯道論語卻有啓發人處。雖其說或失之過，識得理後，卻細密商量令平正也。以傑。

伯恭多勸人看易傳，一禁禁定，更不得疑著。局定學者，只得守此箇義理，固是好。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，何緣會有聰明！簡。

看易傳，若自無所得，縱看數家，反被其惑。伊川教人看易，只看王弼注，胡安定、王介甫解。今有伊川傳，且只看此尤妙。

易傳義理精，字數足，無一毫欠闕。他人着工夫補綴，亦安得如此自然！只是於本義不相合。易本是卜筮之書，卦辭爻辭無所不包，看人如何用。程先生只說得一理。

問：『易傳如何看？』曰：『且只恁地看。』又問：『程易於本義如何？』曰：『程易不說易文義，只說道理極處，好看。』又問：『乾繇辭下解云：『聖人始畫八卦，三才之道備矣。』因而重之，以盡天下之變，故六畫而成卦。』據此說，卻是聖人始畫八卦，每卦便是三畫，聖人因而重之爲六畫。似與邵子一生兩，兩生四，四生八，八生十六，十六生三十二，三十二生六十四，爲六畫，不同。』曰：『程子之意，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，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，與邵子說誠異。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，程子亦不曾問之，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。但他說『聖人始畫八卦』，不知聖人畫八卦時，先畫甚卦？此處便曉他不得。』又問：『啓蒙所謂：『自太極而分兩儀，則太極固太極，兩儀固兩儀，自兩儀而分四象，則兩儀又爲太極，而四象又爲兩儀。』以至四象生八卦，節節推去，莫不皆然。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，是如此否？』曰：『此只是一分爲二，節節如此，以至於無窮，皆是一生兩爾。』因問：『序所謂『自本而幹，自幹而支』，是此意否？』曰：『是。』又問：『以功用謂之鬼神，以妙用謂之神，』二『神』字不同否？』曰：『『鬼神』之『神』，此『神』字說得粗。如繫辭言『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爲言』，此所謂『妙用謂之神』也；言『知鬼神之情狀』，此所謂『功用謂之鬼神』也，只是推本繫辭說。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，只單說道理處，則如此章說『天，專言之則道也』，以下數句皆極精。』殊。

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，恐聖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書。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陰陽，說

陽便及陰，說陰便及陽，乾可爲坤，坤可爲乾，太走作。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，一卦可變作八卦，也是好笑！據某看得來，聖人作易，專爲卜筮。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，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，所以費力。今若要說，且可須用添一重卜筮意，自然通透。如乾初九「潛龍」兩字，是初九之象，「勿用」兩字，即是告占者之辭。如云占得初九是潛龍之體，只是隱藏不可用。作小象、文言，釋其所以爲潛龍者，以其在下也。諸爻皆如此推看，怕自分明，又不須作設戒也。潛。

「易傳言理甚備，象數卻欠在。」又云：「易傳亦有未安處，如『无妄六二』『不耕穫，不菑畲』，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爲之意。」易傳卻言：「不耕而穫，不菑而畲，謂不首造其事。」殊非正意。闕祖。

「易要分内外卦看，伊川卻不甚理會。」如巽而止，則成蠱，止而巽，便不同。蓋先止後巽，卻是有根株了，方巽將去，故爲漸。晉。

問：「伊川易說理太多。」曰：「伊川言：『聖人有聖人用，賢人有賢人用。』若一爻止做一事，則三百八十四爻，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。」也說得極好。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，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。淳。義剛錄云：「林擇之云：『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。』」先生曰：「伊川求之便是太深云云。」

問：「程傳大概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，恐通未盡否？」曰：「也是。則是不可裝定做人說，看占得如何。有就事言者，有以時節言者，有以位言者。以吉凶言之則爲事，以初終言之則爲時，以高下言之則爲位，隨所值而看皆通。」繫辭云：「不可爲典要，惟變所適。」豈可裝定做人說！學履。

伊川易煞有重疊處。賀孫。

易傳說文義處，猶有些小未盡處。公謹。

學者須讀詩與易，易尤難看。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。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，卻輕之不問。天地必有倚靠處，如復卦先動而後順，豫卦先順而後動，故其象辭極嚴。似此處，卻閑過了。可學。

詩書略看訓詁，解釋文義令通而已，卻只玩味本文。其道理只在本文，下面小字儘說，如何會過得他？若易傳，卻可脫去本文。程子此書，平淡地慢慢委曲，說得更無餘蘊。不是那敲磕逼拶出底，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。只如此等行文，亦自難學。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，卻可做；若易傳樣淡底文字，如何可及！

問：「先儒讀書，都不如先生精密，如伊川解易亦甚疏。」曰：「伊川見得箇大道理，卻將經來合他這道理，不是解易。」又問：「伊川何因見道？」曰：「他說求之六經而得，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，占地位了。」德輔。

易，變易也。「隨時變易以從道」，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。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人事之書。他說聖人做這書，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，所以做這書出來。淵。

「至微者，理也；至著者，象也。體用一原，顯微無間。」觀會通以行其典禮，則辭無所不備。此是一箇理，一箇象，一箇辭。然欲理會理與象，又須辭上理會。辭上所載，皆「觀會通以行其典禮」之事。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，尋得一箇通路行去。若不尋得一箇通路，只驀地行去，則必有礙。典禮，只是常事。會，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。如庖丁解牛，固是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節」；若至那難處，

便著些氣力，方得通。故莊子又說：「雖然，每至於勝，吾見其難爲，休然爲戒，視爲止，行爲遲。」莊子說話雖無頭當，然極精巧，說得到。今學者卻於辭上看，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。賀孫。

「體用一源」，體雖無迹，中已有用。「顯微無間」者，顯中便具微。天地未有，萬物已具，此是體中
有用；天地既立，此理亦存，此是顯中有微。節。

劉用之問易傳序「觀會通以行典禮」。曰：「如堯舜揖遜，湯武征伐，皆是典禮處。典禮只是常事。」

賀孫。

「求言必自近，易於近者，非知言者也。」此伊川喫力爲人處。寓。

用龜山易參看易傳數段，見其大小得失。方。

婺州易傳「聖」字亦誤用王氏說。「聖」字從壬，不當從「王」。僊。

朱子本義啓蒙

看易，先看某本義了，卻看伊川解，以相參考。如未看他易，先看某說，卻易看也，蓋未爲他說所汨故也。兼。

方叔問：「本義何專以下筮爲主？」曰：「且須熟讀正文，莫看注解。蓋古易，象象文言各在一處，至王弼始合爲一。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。今難卒說，且須熟讀正文，久當自悟。」大雅。

某之易簡略者，當時只是略搭記。兼文義，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，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

思。啊。

聖人作易，有說得極疏處，甚散漫。如爻象，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闊，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，故曰「不可爲典要」。又有說得極密處，無縫罅，盛水不漏，如說「吉凶悔吝」處是也。學者須是大著心胸，方看得。譬如天地生物，有生得極細巧者，又自有突兀齷拙者。近趙子欽有書來云，某說語孟極詳，易說卻太略。譬之此燭籠，添得一條骨子，則障了一路明。若能盡去其障，使之體統光明，豈不更好！蓋著不得詳說故也。方子。淵錄云：「易中取象，似天地生物。有生得極細巧底，有生得齷拙突兀底。趙子欽云：『本義太略。』此譬如燭籠，添了一條竹片，便障了一路明。盡徹去了，使它統體光明，豈不更好！蓋是著不得詳說。如此看來，則取象處如何拘得！」

啓蒙，初問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「大衍」，遂將來考算得出。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，中間自有好處。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。看如何，也自有人見得到底。賀孫。

先生於詩傳，自以爲無復遺恨，曰：「後世若有揚子雲，必好之矣。」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。蓋先生之意，只欲作卜筮用。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，終是翻這窠臼未盡，故不能不致遺恨云。問。

先生問時學：「看易如何？」曰：「只看程易，見其只就人事上說，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。」曰：「易最難看，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。且如泰之初九：『拔茅茹，以其彙，征吉。』謂其引賢類進也。都不正說引賢類進，而云『拔茅』，何耶？」如此之類，要須思看。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，且試去看。」因云：「某少時看文字時，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，須旁搜遠取，必要看得他透。今之學者多不如是，如何？」時學退看

啓蒙。晚往侍坐，時舉曰：「向者看程易，只就注解上生議論，卻不曾看得易看，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。今日看啓蒙，方見得聖人一部易，皆是假借虛設之辭。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，便只作一件用。唯以象言，則當卜筮之時，看是甚事，都來應得。如泰之初九，若正作引賢類進說，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。唯以『拔茅茹』之象言之，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。」啓蒙警學篇云：「理定既實，事來尚虛。用應始有，體該本無。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，看事如何應耳。」先生領之。因云：「程易中有甚疑處，可更商量看。」時舉問：「坤六二爻傳云『由直方而大』，竊意大是坤之本體，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？」曰：「直、方、大，是坤有此三德。若就人事上說，則是『敬義立而德不孤』，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？」時舉。

敬之問啓蒙「理定既實，事來尚虛。用應始有，體該本無。稽實待虛，存體應用。執古御今，以靜制動」。曰：「聖人作易，只是說一箇理，都未曾有許多事，卻待他甚麼事來接。所謂『事來尚虛』，蓋謂事之方來，尚虛而未有；若論其理，則先自定，固已實矣。『用應始有』，謂理之用實，故有。『體該本無』，謂理之體該萬事萬物，又初無形迹之可見，故無。下面云，稽考實理，以待事物之來；存此理之體，以應無窮之用。『執古』，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。『御今』，今便是今日之事。『以靜制動』，理便是靜底，事便是動底。且如『卽鹿無虞，惟入於林中。君子幾，不如舍，往吝』。其理謂將卽鹿而無虞，人必陷於林中；若不舍而往，是取吝之道。這箇道理，若後人做事，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，便是取吝之道；求財利者求之不已，亦是取吝之道。又如『潛龍勿用』，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，不當用。若占得此爻，凡事便未可做，所謂『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』。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，亦當知其理如此。某每見前

輩說易，止把一事說。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，正謂其理人人皆用之，不問君臣上下，大事小事，皆可用。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，故此易竟無用處。聖人作易，蓋謂當時之民，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爲。故聖人示以此理，教他恁地做，便會吉；如此做，便會凶。必恁地，則吉而可爲；如此，則凶而不可爲。大傳所謂『通天下之志』是也。通，是開通之意，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，卻未嘗有一句說不善亦會吉。仁義忠信之事，占得其象則吉，卻不曾說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，占得亦會吉。如南蒯得『黃裳』之卦，自以爲大吉，而不知黃中居下之義，方始會元吉；反之則凶。大傳說『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惟變所適』，便見得易人人可用，不是死法。雖道是二五是中，卻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；有當位而吉，亦有當位而不吉者。若揚雄太玄，皆排定了第幾爻便吉，第幾爻便凶。然其規模甚散，其辭又濫，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，已自難曉。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事意，都去揆他意不著。所以孔子晚年方學易，到得平常教人，亦言『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』，卻未曾說到易。又云『易之卦爻，所以該盡天下之理。一爻不止於一事，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，不要拘執著。今學者涉世未廣，見理未盡，揆他底不著，所以未得他受用。』賀孫。

讀易之法

易，不可易讀。泳。

說及讀易，曰：『易是箇無形影底物，不如且先讀詩書禮，卻緊要。』子所雅言：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。

也。」^淳。

問：「看易如何？」曰：「詩、書、執禮，聖人以教學者，獨不及於易。至於假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乃是聖人自說，非學者事。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，非他書之比。如古者先王『順詩書禮樂以造士』，亦只是以此四者，亦不及於易。蓋易只是箇卜筮書，藏於太史太卜，以占吉凶，亦未有許多說話。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爲十翼象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，方說出道理來。」^洞。

易只是空說箇道理，只就此理會，能見得如何。不如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」，一句便是一句，一件事便是一件事。如春秋，亦不是難理會底，一年事自是一年事。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？是自諸侯出？是自大夫出？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，要求聖人之意。千百年後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？聖人說出底，猶自理會不得，不曾說底，更如何理會得！^淳。

人自有合讀底書，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，豈可不讀！讀此四書，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，與其爲學之次序，然後更看詩書禮樂。某纔見人說看易，便知他錯了，未嘗識那爲學之序。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，不是教人底書。故記中只說先王「崇四術，順詩書禮樂以造士」，不說易也。語孟中亦不說易。至左傳國語方說，然亦只是卜筮爾。蓋易本爲卜筮作，故夫子曰：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辭，如程子所說是也。以動者尚其變，已是卜筮了。」^{易以變者占，故曰：「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」}以制器者尚其象，十三卦是也。以卜筮者尚其占。文王周公之辭，皆是爲卜筮。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，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，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。要之此皆是聖人事，非學者可及也。今人